

我已不是一株好的庄稼

文 张艳军

田野上的风率先改了脾性，长了力气，加了硬度，有了金属般的质感。它把烤了一季，热气腾腾的蒸笼向南推了推，露出了蓝的天，清的溪水。还顺手拾起把小锤子，叮叮当地凿起来。花生的叶边被凿枯了，看上去，像给叶子镶了一圈不太美观的边边儿，还在一丝一扣地向里边发展。黄豆的叶子被震掉了，厚厚的铺了一地，只剩下光溜溜的秆，挑着无数风铃似的豆荚，迎风，哗楞楞的响。貌似硕大的玉米显然被敲疼了，咧着嘴，呲着牙，就差叫出声来了。还有草啊树啊，身体里的那些绿都被赶到了叶子上，稠稠的，几乎要滴下墨来。

这时候，秋收开始了。

在家乡，人们习惯上把秋收叫做“收秋”。简单的两个字，一颠倒，看上去，很随意，内里却寓意深刻。淳朴厚道的乡亲们，虽然日夜生活在农家院落，耕种在田间地坎，却也是心胸敞亮，怀揣梦想。他们不光想收回来地里的庄稼，还想把整个丰硕多彩的秋天也收回来，藏在家中，装在囤里，守在身边，然后慢慢地欣赏，细细地咀嚼。

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开了，人们纷纷涌向村外。村外是大片大片的庄稼，矮的是花生，高的是玉米，在熹微的晨光中，清洁如玉，静若处子。它们就像远归的孩子，正在等着母亲把他们接回家。沟畔地头偶尔有几棵高大挺拔的杨树，沉默无言。在这个季节，它们注定不再是吸引眼球的风景，而成了无人问津的看客。

最先去的，往往是男人。男人到了地里要先犁花生。父亲起的是不晚，但是，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现在，家不再是那个小院，那盘灶台，那热乎乎的炕头，而是这田野，这流金淌银的庄稼地。名义上的家，只不过是累了歇歇脚，困了解解乏的地方。

清晨，花生秧湿漉漉的，浑身披着水，像夜里下过雨，每片叶子上都擎着一丸露珠，晶莹剔透，赛珍珠。脚一蹚进去，它们又像一群淘气的孩子，忽的被惊醒了，噼里啪啦地全跳向你的裤脚上、鞋面上。不过，父亲自有办法。他拿出早准备好的两片塑料布，绑在腿上，一直牵拉到地……地被犁开了，泥土像波浪似的涌向一边，露出了下面白白胖胖的花生。

母亲随后到了地里，也不说话，从地头开始捡花生秧。

母亲一会儿蹲着，一会儿又弯着腰，不停地变换着姿势。

长年累月的摸爬滚打，使母亲落下了腰疼的毛病，母亲

通过变换姿势，来缓解疼痛。即便这样，母亲手底下的

活依旧敏捷，干净，整齐。每年，我也会回去秋

收。开始，我和母亲并排着，渐渐地，我被落在了

后头。我心里暗暗使劲，想追上母亲，可是，不

管我怎么追，也追不上。我羞愧不已。

我已不是一株好的庄稼，我的脚已陌

生了这片土地，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

庄稼离我已渐行渐远；倘若这片土地

还肯接纳我，收留我，我也只不过是

一株没有出息的蹩脚的秕谷……

一到收秋时节，那乡愁就会涌起

那个披着麻袋的少年

文 岳明

云 高气爽，月光皎洁，秋风习习，稍有些凉意，不过也是恰到好处。忽然间，仿佛看到远方一个少年，身上披着一个空麻袋，坐在角落里的玉米秸秆上，望着玉米地里一排参差不齐的袋子出神。这是一家人劳动一天的成果，母亲和妹妹已经回家做晚饭，父亲正在忙着找车拉玉米。自己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看着这些玉米，嘴里吃着月饼。

儿时的秋天，乡亲都叫“她”大秋，因为那时候地里的庄稼全靠牛车或者马车拉，种植的庄稼除了玉米和谷子外，还有高粱、大豆、土豆等等，收拾起来琐琐碎碎，一家人要足足忙乎小一个月。这时学校也会放六七天秋假，因为老师们也要回家收秋。

收秋最累的当数收玉米，晨雾还没褪去，便被父亲薅了起来。揉着惺忪的眼睛吃过早饭，一辆小拉车，几只编织袋，几个筐头，一路上，青草叶挑着露珠，踢踢踏踏，一脚泥泞。

家里种八九亩地的玉米，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玉米地，往手心吐口唾沫，左手握秆，右手挥镰，手起刀落，咔嚓、咔嚓的镰刀声过，玉米秆带着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分两行并排躺在田中，一直从地的这头延伸到地的那头。手心磨出血泡，手背、胳膊被玉米叶子划出斑斑血痕，汗水流到伤口上钻心地疼……中午一般是不回家的，金秋忙月将就一顿午饭。太累的时候，躺在玉米秸秆上舒舒服、展展背、看看天空。

割倒了玉米秸，还要把玉米掰下来，玉米皮上还带着露水，摸一把，一手水。掰开黄色的皮，颗粒饱满，一行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棒子上，太阳底下一照，像玛瑙似的，泛着晶莹剔透的光。有时还要熬夜剥皮，一来防止发霉影响了玉米的色相，卖不上好价钱；二来怕秋雨不期而至。雨水一旦泡了玉米，那秋季的收成基本算黄了。所以，秋收夏忙，虎口夺粮。

中秋过后进入打场的旺季，最繁杂就数谷子，在地里用镰刀割倒、打捆、装车，拉回场院里垛好。接下来就是掐谷穗和摊场。掐谷穗是个技术活，邻家几位婶娘都会来帮忙，弯弯的掐谷刀上下翻飞，半天的功夫谷穗已经堆成了小山。摊场是力气活，用四股叉把掐好的谷穗，好像摊煎饼似的，均匀溜溜地摊开，不能薄也不能厚，以便晾晒。晒干后就进入打场阶段，大人们抡着连击（一种工具），谷糠飘飞。谷子在敲打下谷粒迅速脱离后，使用木锨开始起场、堆场、过筛，把谷叶子、秸秆棍子等等杂物清理干净，堆成一个大堆。谷糠非常珍贵，那是肥猪的主要饲料，一丁点都舍不得浪费。

打完场，意味着收秋结束，田野里的金黄就被铺进了各家院子里、房顶上。收秋是庄稼人最苦最累却也最幸福的时光，接下来生活的节奏便开始放慢，晚上没事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嘴里叼着烟卷，东家西家串门，互相问道今年的收成咋样，你家今年一亩地谷子打多少斤，我家的玉米特别成。

十几年的光阴从指间倏忽划过。如今的秋收机械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，过去那种忙碌热闹的秋收场景不见了，但那些已经泛黄的记忆依然压在心底，留在心间。